



雷蒙德·卡佛



YZLI0890122093

一位作家的一生

[美] 卡罗尔·斯克莱尼卡 著
戴大洪 李兴中 译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



龍門書局

[美]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 著
戴大洪 李兴中 译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

雷蒙德·卡佛

一位作家的一生



YZLI0890122093

龍門書局

北京

著作权登记号: 01-2010-434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031958; 13801093426

邮购电话: 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德·卡佛: 一位作家的一生 / (美) 斯克莱尼卡 (Sklenicka, C.) 著; 戴大洪, 李兴中译. —北京: 龙门书局, 2011.11

ISBN 978-7-5088-3370-5

I. ①雷… II. ①斯…②戴…③李… III. ①卡佛, R. (1938~1988) —传记
IV. ①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606 号

责任编辑: 郝明慧 李昶 / 封面设计: 后声文化

RAYMOND CARVER: A Writer's Life by Carol Sklenicka

Copyright © 2009 by Carol Sklenick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cienc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龙门书局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年1月第一版 开本: 16 (690 × 980)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3 1/2

字数: 673 000

定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拿它与前世对比，也无法在来世使它臻于完美。

——雷蒙德·卡佛著《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卷首引语，
引自米兰·昆德拉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几乎没有哪位美国短篇小说家像雷蒙德·卡佛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受到赞誉。由于他那简约而口语化的文体暗示着某种虚幻和神秘的东西，评论界称他为极简主义小说之父。作家和文学教师崇拜并模仿他的风格。读者喜爱他所写的关于贫困劳动者生活的冷峻故事，这些故事常常是妙趣横生的，有时是超然物外的。他描写了他们的拮据、酗酒、痛苦的婚姻和叛逆的子女；描写了因运气不好或疏忽而非故意造成的无法表达的内心危机。卡佛熟悉那个领域，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其中度过的。

卡佛的生活经历帮助他成就了文学事业，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卡佛收到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的校样时，他和他的中学教师妻子刚刚通过一个联邦破产法庭摆脱了他们的债务。当卡佛坐在加州库比蒂诺自己家的餐桌前修改这份校样时，他喝着伏特加。

1976年3月，《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后的某一天，卡佛的两位朋友一大早赶到他的家里。他们不是前来祝贺这本书将要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而是前来开车送他和他的妻子去县法院出庭。他被指控为获取失业救济金而说

谎。他们一行动身时，玛丽安·卡佛从桌子上的一堆书里拿了一本亮白色的书。这本书是献给她的，是他们19年婚姻结出的果实。她将会向法官出示这本书，作为她的丈夫还是一个有前途的男人的证据。她希望能够使他免遭牢狱之灾。她要说明，他是没有实现的梦想和酗酒的受害者。

实际上，《请你安静些，好吗？》是标志着卡佛的文学生涯走上正轨的一本书。当时38岁的卡佛已经开始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还在《先生》杂志^①上发表过两篇小说，但是，这第一本书却姗姗来迟。

它来得几乎太迟了。

酒精控制卡佛生活的时间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长。对加州政府说谎不是卡佛沉沦于酗酒的后期所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他后来写道，他和玛丽安“奉为神明的所有东西、所有精神生活的价值[已经]土崩瓦解”。

当卡佛在一家诊所——他正是在这家诊所戒了酒——的休息室里经历了一次酒精的戒断反应之后，他的命运女神走近了他。一名医生当时告诉卡佛，再次酗酒将会给他造成无法救治的脑损伤；他的第一本书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本。不顾医生的严重警告，卡佛继续酗酒、戒酒，在故态复萌中又度过了两年。当他的酗酒越来越厉害时，他愈发千方百计地向除家人和好友以外的所有人隐瞒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家人和好友忧心忡忡，但是他们无法左右他。

不过，卡佛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一长串令人失望的美国酗酒作家中成为少有的例外之一。他最终自己作出了戒酒的决定。最后一次喝酒的那一天是他获得新生的生日，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起点，他把这十年称作“肉汁”——使普通饭食更好吃的调味汁。

在他清醒的11年间，卡佛作出过改变工作和环境的困难决定。他喜欢不期而遇的奖赏、爱慕和自由。当他在1988年去世时，他的短篇小说集《我

① 《先生》杂志(*Esquire*，又译《老爷》、《君子》、《时尚先生》等等)为著名编辑和出版商阿诺德·金里奇(1903—1976)于1933年创办的一份美国月刊。初期偏重男性时尚特色，后来陆续开始发表弗吉尼亚·吴尔夫、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斯坦贝克、卡波特、梅勒等人的作品，并为新锐作家提供发表小说或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机会，在美国文坛影响日增，男性时尚特色同时有所淡化。(本书正文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为译注。)

打电话的地方》——《纽约时报》将其列为 20 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才刚面世不久；他刚刚花费五年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三部诗集。卡佛的作品以 22 种文字出版，伦敦《泰晤士报》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他是一位全职作家，受到新闻界的赞誉，以作品的版税和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所提供的一笔丰厚的五年津贴为生。

最终，卡佛是以他所安然度过的一切以及他相信比他本人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来衡量自己的成就的。尽管如此，他不是一位圣人，而且缺乏必要的自制力——他仍然是一个神经质、易着迷、惹人喜爱的孩子气的男人，同时吸烟成瘾、依赖大麻。而他则把自己最后几年的多产归功于不再酗酒：“我曾经戒了酒，比起我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我更为此感到自豪。”

卡佛喜欢说他过着两种生活，有时还说存在着坏人雷和好人雷^①两个人，以其对小说人物所持的迷茫而富于同情心的超然目光审视自己。当然，他是过着一种生活的一个人。坏人雷和好人雷集于一身，比他想象中的一分为二更为复杂、更有人性。

xi

当卡佛选择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昆德拉说的是，一个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可能在一生中使自己臻于完美——作为他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卷首引语时，他承认了自己的一生具有不可改变的唯一性。当卡佛不再酗酒时，他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而且更加幸运的人，但却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在康复的过程中，他接受了自己，并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决意专注于写作仍然是他真正的人生方向。

① 雷为雷蒙德的昵称。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001

第一部分 起 步

第一章 小雷蒙德 003

第二章 亚基马谷 012

第三章 职业 026

第四章 香烟，啤酒，爵士乐 041

第五章 爱得疯狂 054

第六章 狂怒的季节 075

第七章 他和她的故事 094

第八章 中西部的雅典 111

第二部分 探 索

第九章 磨砺 139

第十章 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 158

第十一章 运气 179

第十二章 在特拉维夫读马克·吐温 201

第十三章 60年代末 217

第十四章 纽约的一位朋友 234

第三部分 成功与不满

第十五章 发表在《先生》杂志上的一篇小说 263

第十六章 幻想的自由 285

第十七章 令人震惊和诧异的时期 303

第十八章 沉沦 325

第十九章 《请你安静些，好吗？》 349

第四部分 恢复健康

第二十章 成名与无家可归 379

第二十一章 清醒 403

第二十二章 分居 420

第二十三章 重新开始 438

第二十四章 《我们谈论爱情时所谈论的》 460

第二十五章 《激情》 493

第五部分 巨大成功

第二十六章 《大教堂》 521

第二十七章 《水流与水流交汇的地方》 542

第二十八章 《佛青色》 565

第二十九章 《我打电话的地方》 584

第三十章 《通往瀑布的新路》 600

尾 声 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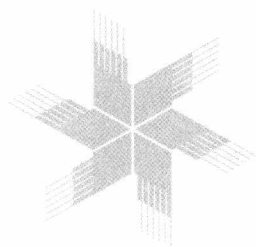
致谢及资料来源 638

雷蒙德·卡佛的作品 643

照片来源 650

索 引 651

译后记 684



第一部分

起 步

第一章 小雷蒙德

1929 年至 1940 年，从阿肯色州到太平洋西北地区

边境居民^①是一群通过迁徙从不列颠来到美洲的永不安定的人。许多人在渡过大西洋之前就有迁徙的经历，更多的人仍然准备迁徙而来。这些人的历史是一系列漫长的——从英格兰……向幻想中的希望之地——迁徙史。

——戴维·哈克特·费希尔论苏格兰 - 爱尔兰后裔¹

1938 年 5 月 25 日，雷蒙德·克莱维·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的克拉茨卡尼。他的父母艾拉和克莱维·雷蒙德·卡佛夫妇是到西部来找工作的阿肯色人。像他们的祖先苏格兰 - 爱尔兰裔边境居民一样，卡佛夫妇四处漂泊寻求经济上的稳定。到雷蒙德出生时，他那 24 岁的父亲（朋友们叫他 C.R.，在家里他叫雷蒙德）已在阿肯色州与华盛顿州之间搬过两次家，并且参加过一场针对华盛顿州一家锯木厂的长期罢工，接着又放弃了大古力水坝的一份危险工作。C.R. 来到俄勒冈州的沃纳，在哥伦比亚河下游河岸上的一家锯木厂工作。他和怀孕的妻子随着家族一起来到这里，其中包括他的哥哥和姐姐，还有满载着七大姑八大姨数家老小的几辆车。夏季结束时，其他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离开了，而 C.R.、艾拉和雷蒙德则在沃纳住了两年多。² 结果证明，这片被森林覆盖着的多雨地区对于年轻的卡佛一家是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处。

卡佛一家住在向沃纳的克罗塞特 - 韦斯顿木材公司租来的一间狭小的木屋

^① 指英格兰与苏格兰交界地区的居民。

里。医生可以到他们家里来接生，但是，艾拉选择去东边 12 英里以外的克拉茨卡尼小医院生产，那里的詹姆斯·伍登医生在接生时给她打了麻药，她还享受了 10 天必要的休养。所有这些花费的账单总共 45 美元——考虑到 C.R. 在锯木厂一天只能挣 2—4 美元，这是一笔巨款。³

- 4 小男孩的父母把他当作小雷蒙德，但在他的出生证上颠倒了父亲教名和中名的顺序，隐去罕见的（与史蒂维同韵的）克莱维。雷蒙德第一次上了报，刊登在《克拉茨卡尼要闻报》头版一则因“欢闹的工人们饮酒”而造成某草场失火的消息的旁边：

星期三，沃纳的 C.R. 卡佛夫妇在克拉茨卡尼医院迎来了儿子的出生。

婴儿重七磅零二又四分之三盎司^①，取名小雷蒙德。

民间有种说法，一个备受关爱的孩子会有许多名字。按照这个标准，幼小的卡佛应该受到了过分的宠爱。人们叫他男子汉和小伙子，有时叫他法国佬或小家伙。父母“围绕他的愿望和需要而活着”。一位邻居回忆说：“什么时候他掉了一颗牙，那可是件大事情。”1939 年初，父母带他去了一家专业照相馆。结果，人们看到了一个快乐、自得的婴儿，头发稀疏，笑容甜美，坐在一张柳条散脱的高级柳条凳子上，穿着一件白色罩衣和一双大大的鞋子。⁴

这个受到疼爱的儿子成为作家之后，他把住在哥伦比亚河畔的日子称为父亲的“少不更事期”——那是 C.R. 因拥有“一份工作和一个家庭”而感到自豪和幸福的青年时代。自从在阿肯色州的利奥拉上完了八年级，C.R. 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一直在工作。在沃纳，他学到了修磨锯齿的熟练技艺。如果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运气——要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的话——他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养活妻儿的贤夫良父。然而，C.R. 自己的经验及其近期的家族史却没有给他多少希望命运发生如此变化的理由。实际上，他的父亲弗兰克·卡佛讨厌体力劳动，而且在其平生所遇到的每一次经济衰退中均遭到解雇。不过，玛丽·卡佛从华盛顿州的奥马克给她新生的小孙子寄来了她抄写的一首诗，那

^① 英制常衡 1 磅 = 16 盎司，1 盎司 = 28.3495 克。

是她在杂志上看到的。诗歌赞颂了一个辛勤劳动的家族，这个家族的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直到一名家族成员最终超越其他人，获得某种世俗的名望。⁵

雷蒙德·卡佛的祖辈连续几代人都在为生存而奋斗。根据其家谱两方面的血统，他的祖先是在18世纪后期开始来到北美的所谓苏格兰-爱尔兰移民（迫使爱尔兰北部的凯尔特人背井离乡的低地苏格兰人和北方英格兰人）的后裔。这些移民是“贫穷而自尊”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横渡大西洋主要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虽然许多人具有与其加尔文教派和循道宗教派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坚强毅力，但是他们缺乏以前的移民所宣称的宗教或政治理想。⁶在美国，卡佛一家（还有卡佛家族其他分支的成员）一度跟随他们的亲戚，沿着一系列移民的路线，向东南部、最南部以及西部生活费用低廉的地区不断迁徙。

当C.R.的曾祖父艾布拉姆·卡佛在1860年患脑膜炎去世时，他的家族正值家境富裕时期，拥有黑人奴隶以及阿肯色州萨林河以东的几百英亩棉田。艾布拉姆的长子霍齐亚是个务实的人，在家族传说中以“叛徒”著称：他最初加入了南方联盟军队并负伤，在看到南方将要失败时，又加入了联邦军队。通过与邻近农场主的女儿结婚，霍齐亚增加了他所拥有的土地。但是，当他的第九个孩子弗兰克——C.R.的父亲——还是一名少年时，这个家庭在1893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失去了他们的所有土地。⁷卡佛一家成为佃农和木材厂的雇工，在阿肯色州内从一处耕作地迁往另一处。由于美国的大部分可耕种土地当时已经各归其主，所以，去更遥远的西部定居不再是一种选择。1903年，弗兰克·卡佛与玛丽·格林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弗雷德·爱德华也在同一年出生了。维奥莉特·拉冯达接着出生，而C.R.则姗姗来迟，比弗雷德晚出生了十年。当以棉花为基础的阿肯色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彻底崩溃时，这一家人陷入了更严重的贫困中。即使是在困难时期，这个家庭食用的肉类和蔬菜仍然有增无减，足够他们吃的。弗兰克以能吃和豪饮而著称。“玛丽姑妈不许在家里喝酒，”他的一位侄子说，“所以，弗兰克姑父偶尔偷偷溜出去，喝得像印第安人似的。”在一次这样的场合，大人们对这位侄子说，他年龄太小，不能和他们一起去钓鱼。那天夜里，他被玛丽姑妈吵醒，她正在责骂那些喝得

直吐的大人。“当时 C.R. 才十几岁，经常与大人们一起喝酒。”⁸

6 决定摆脱阿肯色经济困境的是弗雷德。1929年初，他和妻子乘车前往华盛顿州的奥马克。不久之后，他极力劝说父母跟随而来。驾驶他们那辆破旧的福特牌 T 型黑色轿车的任务落到了 15 岁的 C.R. 身上。体重接近 300 磅的弗兰克坐在前面。玛丽、维奥莉特、她的丈夫以及他们三个月大的婴儿挤坐在后排。被褥、家具、行李和汽车水箱的备用水捆绑在汽车的顶部及两侧，维奥莉特还把婴儿的尿布挂在车窗上晾干。在满是尘土的狭窄道路上以每小时 35 英里的最快速度行进，2200 英里的路程跑了 13 天。夜晚，全家人挤住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旅馆提供厨房和帆布床，但不提供卧具和饮食。^①

C.R. 和维奥莉特的丈夫比尔·阿彻与弗雷德一起在奥马克的拜尔斯-科尔曼木材公司上班，在那里，他们加工木材，制成装苹果的箱子和棺材。玛丽·卡佛得到了一份照管苹果园的工作，维奥莉特在一家食品加工包装厂给苹果分类。经历过阿肯色的艰辛之后，他们在夏初时节的奥卡诺根谷地重新找到了乐园。在这个干旱的地区，灌溉滋润了苹果园和农场，湖泊、河流和山麓上的松树林则提供了一些可以想象的钓鱼打鸟的好去处。C.R. 来到时，华盛顿州几乎还没怎么开发，仍然像是乡下，然而，这块西部的土地却让他终生“魂牵梦萦”。⁹

孩提时的 C.R. 希望当一名火车司机，可是，经济大萧条限制了他的选择。“我不认为他有许多梦想”，关于父亲卡佛写道，他“只是在寻找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稳定的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工作”。¹⁰ 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C.R. 一直在拜尔斯-科尔曼公司上班。1935年12月，他开车带父母去阿肯色度假，当父亲洗温泉治疗风湿病、母亲走亲访友时，C.R. 经常出入于温泉城的酒吧和赌场。就是在那时，他注意到了艾拉·凯西。

艾拉·比阿特丽丝·凯西工作、居住在温泉城，父母家住几英里外的巴

^① 卡佛在《我父亲的生活》中写道，1934年，C.R. 第一次“步行、搭便车、坐在空空荡荡的货车车厢里”去西部。而维奥莉特却肯定地说，她弟弟在1929年即与全家一起首次出行。——原注

特菲尔德。她穿得像个 20 年代的时髦少女并且留着短发，然而，她那乡下女孩的健壮身体配着紧身套裙看上去并不苗条。关于雷蒙德（她总是这样称呼她的丈夫），艾拉后来对儿子说：“他是个酒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让他跟我说话。他的两眼闪闪发光。但愿我能预测未来。”¹¹

像卡佛家一样，艾拉的家人定居阿肯色之前也曾沿着东海岸迁徙并且穿越了南方各州。她的父母凯瑟琳·盖斯和威廉·凯西是在青春年少时坠入情网的近亲。当双方的家庭全都反对他们结婚时，凯蒂和比尔^①渡过雷德河私奔到得克萨斯州。达到目的之后他们返回阿肯色，并且一直住在那里，婚姻持续了六十余年。比尔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先是作为罗克岛铁路的火车司机，后来在一个沙砾矿当蒸汽挖掘机的司炉工。¹²

艾拉和 C.R. 在他们相遇三个星期后的圣诞节前夕结了婚。像 C.R. 一样，艾拉也是 22 岁（她大两个月），也是土生土长的阿肯色人。她那严守教规的循道宗教徒父母对旋风式的恋爱持怀疑态度，所以在他们的小女儿宣布她将迁居华盛顿州时大吃一惊。艾拉的姐姐埃德娜已经结婚，她的哥哥桑德斯计划就在本周结婚。担心成为留在家里的唯一孩子无疑刺激艾拉作出了与这个来自西北部的金发小伙子结婚的决定，而她为搬家所作的准备占用了圣诞假期剩余的时间。¹³

当艾拉与其新婚丈夫的父母相见时，她穿着灯笼裤和靴子，使得玛丽·卡佛怀疑这样一个喜欢玩乐的时髦女郎能否满足于他们在西北部所过的艰苦生活。1 月，玛丽和弗兰克、C.R. 和艾拉四人驱车上路返回华盛顿州。当他们途中停留过夜时，麻烦出现了：新娘坚持她和她的丈夫要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他们是贫穷的劳动者，因此，艾拉的要求让玛丽·卡佛觉得是在铺张浪费。旅途中，他们大部分夜晚露宿在外。在未来的岁月里，艾拉一直抱怨，“度蜜月时”她曾“睡在公路旁边”。¹⁴

1936 年冬末春初来到奥马克以后，事情完全没有按照艾拉在与 C.R. 坠入爱河时所梦想的轨迹运行。他带她住在一间朝向后街的狭窄棚屋里，而他则重回河对岸的拜尔斯 - 科尔曼公司上班。“所有事情对她皆无意义，/ 从她离家的

① 凯蒂和比尔分别为凯瑟琳和威廉的昵称。

那时候起。”关于母亲，卡佛写道。¹⁵身在新婚丈夫的家中，她想念自己的家。

艾拉尚未适应奥马克的生活，新的问题出现了。当联邦工程计划创造出工作岗位时，当地新成立的劳联伐木和锯木工人工会向拜尔斯-科尔曼公司提出要求：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开设工会专营店、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以及每小时最低工资50美分。拜尔斯-科尔曼公司予以拒绝。1936年5月，C.R.参加了一次工会集会，集会上，当地工会的绝大多数会员投票赞成罢工。

工人们六小时轮班在工厂成立了罢工纠察队。直到6月上旬雇用非劳联工人恢复生产之前，公司业务量锐减。奥马克市政府和当地的果园主支持工厂主，将罢工者列入黑名单，使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6月份，工厂雇用罢工破坏者重新开工。这些人是用大客车从其他州拉来的，其中包括来自阿肯色的一批拖家带口的人。面对越来越大的要他们越过纠察线复工的压力，卡佛一家和阿彻一家坚持了下去。他们得到了西雅图和贝灵汉的劳联组织用供应卡车的食物。随着开枪射击、焚烧桥梁、在道路上布撒尖钉以阻止运输木材的车辆等情况的出现，对抗转变为暴力冲突。工厂主指责罢工者具有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工会演讲者则指责工厂主拒绝工人基本的人类需求。¹⁶

对于C.R.卡佛来说，这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演讲者对听众们说，一场道德革命正在进行，未来的工人将会更受尊重而且薪酬更高。一名演讲者说：“耶稣并没有把一个锯木厂摆在他们中间然后说‘这就是天国’。他没有。他把一个小孩儿放在他们中间，然后指挥整个世界根据经济制度对于孩子们的影响对其进行调整。”C.R.一辈子都在对人说，他是这次罢工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即使当罢工彻底陷入困境时，C.R.和弗雷德·卡佛也没有再回拜尔斯-科尔曼公司去上班。¹⁷

相反，C.R.、弗雷德·卡佛和比尔·阿彻与另外7000多名工人一起参加了奥马克东南50英里之外一项大胆工程的建设。大古力水坝——民歌歌手伍迪·格思里^①说它是“人类所曾建造的最庞大的东西”——将给一个广阔的干

^① 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 1912—1967），美国歌手和作曲家。15岁离开家乡乘货车周游全国，随身带着吉他和口琴，成为大萧条时期深受流浪汉和移民欢迎的歌手。所作歌曲一千余首，多为关心民众疾苦和社会正义的内容。

旱地区带来水源（发电是后来想到的）。卡佛兄弟最适合干的是“打水扫地”式的杂活儿，制造模板，并在比改道后的哥伦比亚河面略低的地方浇注混凝土。他们接受了美国劳联的工资标准——合同工资每小时 50 美分，加班费另付。这份浇注混凝土的工作——每天的浇注量多达 20 684 立方码^①——危险而艰巨，无论是在夏季的炎炎烈日下，还是在冬季的凛凛寒风中。有人被活埋在水坝数千万立方英尺混凝土中的谣言在工人中间流传，然而，在工程施工期间死去的 77 个人大多是从高处坠落摔死或被设备撞死的。1937 年，当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盛赞大古力水坝是世界第八奇迹时，C.R. 与一群工人一起收听了他的讲话。罗斯福说，“就人们所知”，这是“人类曾经在一个地方建造的最庞大的建筑物”。无论是大古力工程的神秘气氛，还是罗斯福总统的演说，都没有打动 C.R.。他从不吹嘘自己在水坝的工作，而且对罗斯福没有提到因在那里工作而死去的人表示不满。¹⁸

水坝工地周围的移民区挤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离开留在大平原贫瘠农场里挨饿的亲人，到边远的西部来寻找工作。不过，年长而且已婚的卡佛兄弟通常不为新兴市镇背后的娱乐所动，总是驱车 50 英里穿过死气沉沉的丘陵地带回家睡觉。还是一位新娘的艾拉期待着周末，到时候她可以和 C.R. 一起出去跳舞。但是，她外出的愿望经常因丈夫喝醉而落空。当他的酗酒在艾拉看来开始变得不可救药时，她对跳舞失去了兴趣。¹⁹

与 C.R. 一起迁往俄勒冈州时，艾拉已经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他们乘车来到多雨的喀斯喀特山脉西麓，从朗维尤的一座高架大铁桥上越过哥伦比亚河进入俄勒冈州。古老的花旗松仍然覆盖着一些悬崖和山坡，它们的直径平均达到 8 英尺，树高超过 300 英尺。^②在他们的目的地，树木已被尽皆伐除，只剩下重新长出来的灌木丛，满地常春藤和苔藓。在哥伦比亚河上的所有堤坝建成之前，这一河段看上去仍然像早期探险者眼中的一样。浅滩拼凑成风景，河水从

① 1 码 = 0.9144 米，1 立方码约合 0.7646 立方米。大古力水坝建成后的体积约为 810 万立方米。

② 花旗松 (Douglas fir)，又叫道格拉斯杉，因被英国植物学家和旅行家戴维·道格拉斯 (David Douglas, 1798—1834) 发现而得名。花旗松直径可达 2.4 米 (约合 7.9 英尺)，树高可达 75 米 (约合 246 英尺)。